

眷村記事

· 劉先昌，本文照片為作者提供 ·

童年的山洞

成為水陸兩棲健兒。

我們用雙腳探索眷村周邊環境，想探究更遠處是否有更寬廣與好玩地方。建國四村旁有一口大塘，是附近四個埤塘中唯一不能繞行一圈的塘，原因是有一處高砲陣地和另一座南營門蓄油池，當時油池附近是禁區，除了用鐵絲網圍住外，還有衛哨與軍犬看守，村子人都知道不能接近這個區域。



童年時期的桃園機場眷村，交通非常不便利，孩子能去的地方十分有限，除了早市熱鬧些，其他能看到的就是一個個眷村，不是到鄰村同學家玩，就是在基地裡與田間大塘周遊，直到考進初中到市區上學，才開始與繁華市鎮接觸。

但是鄉間生活，鍛練了我們靈活身手與體魄，沒有泳池學會了游泳、不見公園但到處是綠樹，攀岩還沒出現，但個個能爬樹上屋從未怕過，雙臂有力加上平衡感佳，讓有著一身精力的孩童們，整日在田野塘中消耗，



建國四村旁的大塘，是建國四村孩童們的玩樂天堂，因為鎮日在塘中消磨，個個都是水陸兩棲健兒。



塘邊有個高砲陣地，時常可見官兵在做砲操演練。

域。

有一天，我和同村的賴子想走得遠些，我們經過了四村這一口埤塘，先在塘邊高砲陣地，看完排副帶領士兵做砲操演練，才興緻勃勃的沿著塘邊往更遠處走。半小時後穿過百姓田地，離村子約一公里處，在一叢防風林後面，有一像小山的土丘，我們走近了瞧，發現土丘當中居然有一個洞穴，至少可以容納四個人，於是我們兩個人鑽進了陰涼隱蔽的洞中，置身於屬於我們的天地，天南地北的聊著我們所知的世界。

知道這個秘地後，我們就經常來到這裡談天。賴子是我從小的伙伴，個頭瘦高，五官輪廓分明，遺傳到廣東籍父親的濃眉大眼，屬於挺帥氣的那一型。從空軍子弟小學附設幼稚園起我們就在同班，雖然同齡但月份在

年底的我，沒能與他一起升上小一，仍留大班多讀一年。他寒暑假時，都會到北機場眷村外公家住，再回到村子時，我們總會陌生一時半刻，但沒多久就又熟稔起來，話也變得多了。

那時，眷村孩子重要課題是將來就業及自身前途。賴子不好讀書，被父親早早送進聯勤技術學校，學習兵工專長。離家的孩子易早成熟，他像突然長大了，每遇休假返村，見到我就有說不完的話題，無非是在臺北的見聞，他學習的技能事物以及認識女生的總總，給還沒出遠門的我帶來欽羨憧憬，我在想，自己還有多久才能長大，像他一樣外出獨立。



有鐵絲網圍住的區域，是建國四村眾人皆知，不能接近的禁區。



建國四村的鳥瞰圖。

這些事情都是在那個山洞裡說的，當時的我，讀了《頑童流浪記》、《魯濱遜漂流記》等等冒險小說，特別想要找一處神秘禁地探險，最好能有一隻小舟，越過湖泊或穿過溪流，到達一處小渚上，過上幾天無拘束日子，而眷村旁的大塘、漁塘老兵的竹筏提供完成半套幻想。終於有一天，賴子和我解開塘邊筏子繩索，將它划進水中深處，但是卻沒有小島供我們登陸，於是竹筏停靠到對岸，上了大塘土堤，再走一段路，來到我們的秘密基地。

這一處不為人知的小洞穴，滿足了我們冒險好奇的天性。熱暑中，外邊豔陽高照熱氣炙人，只有竹林土丘下的洞穴清涼適宜，我們吃著他從聯勤帶來的軍用餅乾和牛肉乾，就這樣

，能讓我們消磨大半天下午時光。當時的我們，能有什麼鴻圖偉業可供規劃？不過就是「少年不識愁滋味」的韶齡，在日日探索中逐漸成長，終有一天拋棄了青少年身分，轉成了青年。之後，因為忙碌在工作崗位上，不久又開展了家庭生活，從此我們就很少聚會，總要好幾年才會碰一次面。

人的一生都在探索試驗、從陌生事物中學習。在眷村青少年的我們，就像困在繭中的蛹，日日想破繭而出。能考進大學的自然風光就讀，且能預見畢業後會有一份好的工作。其餘大部份眷村子弟，進入了三軍幼校或官校，傳承父執輩志業，繼續為臺灣安全盡己之力，這樣悠悠忽忽二、三十年過去了，眷村嬉戲的日子逐漸遠離；再十多年後，眷村整個遷離，培育我們成長的這一塊區域終至與我們切割，澈底的抹去了我們回憶的根。

成年之後，我再也沒有去到那曾經屬於我們的山洞，甚至連它確切的位置也變得模糊難辨了，而當年少不更事時的土丘小洞，讓我和賴子找到一處避開人群，獨屬我們的天地，隨意張王李趙的聊扯，那時，課業的壓力、個人煩心事物全拋諸腦海外，現在回想起來，真是一段令人懷念的過往與回憶。